



杨少衡 著

作家出版社

# 底层官员

I247.5  
Y262-3

# 底层官员

杨少衡 著

I247.5  
Y262-3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底层官员/杨少衡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1  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02 - 4

I. ①底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8965 号

## 底层官员

---

作者: 杨少衡

责任编辑: 安然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230 千

印张: 10.25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02 - 4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借用干部 /1
- 第二章 底层官员 /61
- 第三章 仕途升迁 /121
- 第四章 当官当副 /187
- 第五章 主要领导 /246

## 第一章 借用干部

### 1

那时候人们视线里的刘克服很平常，砂粒一般沉落于湖洼地。他从县城地势最低的地方向天上张望，感觉一定格外遥远。世事自有玄机，命运难以捉摸，没有人可以先知先觉，没有谁知道刘克服的低地生涯会跟一起意外有所牵扯。

意外是一起事故，发生于湖内乡山前村，涉及一个农家小男孩。小男孩小名阿福，时年六岁。事发那天下午，阿福跟几个年龄更小的孩子在村外山坡上玩耍，带着两条狗。他们去的那片山坡种有若干果树，是龙眼树，种下不几年，还没长高。时令不到，果实尚未长成，果树上挂的小果个个生涩，有如一粒粒青纽扣。小男孩发现了一件怪事：满枝青纽扣中竟有一粒大红果，圆润饱满，红艳艳亮闪闪，在风中招摇。小男孩很好奇，很兴奋，当即脱了鞋子，光着脚上树。那棵树不高，树干也不粗，小男孩踩着树干上的节眼疙瘩，一忽儿就上到树杈，他用双腿盘紧树干，探身，拿双手抓住树杈上的大红果往下揪，东西揪下来那一刻轰隆

一声巨响，果子在他手中猛烈爆炸，巨大的声响吓得树下两条狗狂奔逃命，尖声惊吠，有如天塌地陷，时小男孩已经直挺挺从树上掉下来，血肉模糊。

事后判断，幸好小男孩当时用的是双手，头部前方被有效阻挡，爆炸冲击力略有消减，因此双掌炸烂了，满头满脸又是血又是肉，斑斑片片有如一个血葫芦，却没有致命伤，送医院涂了一脸药水，包了一头纱布有如伤兵，侥幸捡回了一条命。

但是他的两手没了。医生锯掉了小男孩两上肢各半截小臂，让他从此只剩两根肉棍子在两个袖筒里晃荡。小男孩手臂断处长出了两坨肉疙瘩，颜色发红，平滑柔软，怪异狰狞，让人触目惊心，不忍再看。

肇事的大红果原来不是果子，是俗称的“挂炮”。挂炮为此地一种民间非正式爆炸物品，类似于早年间抗日游击队手工制作，用于对付侵华日军的土造地雷。不同的是地雷埋于地下，以敌人为袭击目标，挂炮则悬于空间，以小野兽为对象。活动于这一带山林间的小野兽很多，它们大都身手敏捷，来去如风，个头较小，不易准确射杀或布网捕捉，格外让人垂涎三尺，因为其皮毛可以卖好价钱，且肉味鲜美。人们为捕杀这类小野兽想出了许多办法，挂炮为其中之一。把炸药装填进合适的小容器，安装极敏感的触发机关，做巧妙包装，涂以鲜艳颜色，弄得像个香喷喷的大果子，然后挂在树上，这就是挂炮。这种装置不为法律接受，却容易被小野兽接受，它们很轻易就被人忽悠了，它们上树觅食、休息，一看这玩意儿不错，拿嘴去咬，轰隆一炸，其小命及身上的肉和皮毛就另有归属。

这种挂炮除了迷惑小野兽，对小男孩也具有杀伤力。它眷顾的小男孩多在十岁以下，五岁以上，这个年龄段的乡间小男孩已

经能够笨拙地抓着树木的枝杈，蹬着树干爬上一株小树。因为阅历不足，这些孩子还比较愚钝，不知道分辨真伪，容易为外包装的鲜艳颜色所迷惑，于是他们就惨遭暗算。

小男孩阿福穿上一件旧衬衫，家人把他的两个袖筒卷到肩膀下边，露出他断臂上触目惊心的两坨新肉，供过往者阅读。好端端一个男孩如此成为残人，日后如何生存立足？对小男孩本人和他的长辈来说，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。他们要讨一个说法，小男孩的巨额医疗费和今后沉重的生活负担应当有人负责，制造并放置肇事挂炮的那个人难逃其咎。但是这个人却拒不承担罪责。他说自己的挂炮炸野兽不炸人，如果小男孩乖乖的跟那两条狗在地上玩，不去爬树摘果，他那两手该在哪里还在哪里，怎么会飞到天上去？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十个指头一根不少，偏偏就是这个阿福血肉模糊？只能怪小孩自己贼皮，还臭傻，怪不得别人。这就好像小孩下河溺死，只好怪他自己贪玩，哪里能去找那条河索取赔偿？

明摆的强词夺理。这位事主不是正经农人，游手好闲，不事农活，却擅长掏鸟捉鱼。敢在树上挂炮，炸飞人家小孩的两手还不想出钱，真是十足赖皮。小男孩一对残手触目惊心，旁人看了尚且不忍，家人哪里能够接受！肇事事主却不管，他口气很大，说赔钱不必找他，到乡政府和县政府要去。

原来这事跟头头脑脑有些关系。县里有一位大领导要到湖内乡来，乡里头头交代该事主弄点野味以供招待，所以人家挂炮炸野兽是奉命行事，有如埋地雷炸鬼，哪个鬼踩中哪个鬼活该。

这道理哪里说得过去！阿福是个六岁小男孩，不是野兽。一些人要吃野味，就可以把一个小孩的双肢炸成一对肉筷子吗？

事情由此发端，越闹越大，直到把相隔极其遥远的刘克服也

卷了进去。这是后话。在龙眼树上的大红果突然爆炸之际，刘克服一点也不知道该事件，甚至不知道“挂炮”是什么样的土制炸弹。那时他无声无息还待在县城湖洼地，是本县第二中学一位非常普通的青年物理教员。

那天下午刘克服在教室里上课，校办一个头头跑过来，在教室门外招手，把他叫出门去，告诉他：“校长找，有事。”

刘克服指着教室说：“上课呢。”

校办头头说布置两道题让学生自习，回头补补就行了。刘克服问什么事急成这样？下课再说吧。头头说可以拖还用得着这么请？快走，是大事！

这事能怎么办？刘克服把学生安排一下，收拾起教案往腋下挟一挟，抽身匆匆往办公楼走。校办头头在后边喊，让刘克服掉头，到礼堂那边。

“去教工活动室。”

刘克服挺纳闷。

他到了校礼堂，进教工活动室一看，心里有数了。这活动室里摆有一张球桌，时有一千人等聚在里边，包括本校校长，教务后勤各部门头头，还有几位陌生者。一伙人聚一块，围观球桌旁的两个人打乒乓球，一起很投入很努力地热烈鼓掌，使劲大叫好球。打球的俩人一个中年，一个年轻，年轻那个是本校的体育老师，擅长田径，球技一般，另一头挥拍的中年人看起来四十上下年纪，刘克服不认识，不知何方神仙。

校长一见刘克服到，喜出望外，连声叫唤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打球的中年人把拍子一收，抬头看。校长赶紧介绍。刘克服这才知道此人不寻常，姓应，是本县县长。这天下午应县长驾临湖洼地，率数位随员下来视察。在办公楼听完汇报后，由校长陪



着在校园四处查看，最后进了礼堂。本校礼堂设施相当陈旧，并没有多少看头，县长站在前厅看了两眼，转身要走，突然有一粒乒乓球咚咚响着，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一直滚到了县长的脚边。原来有两位老师在礼堂前厅二楼的教工活动室打乒乓球，两位打的球都臭，一个球没扣准打飞了，越出大门，直扑楼梯口，滚到楼下县长的脚边。这球如此之巧，简直有如老天爷暗中为刘克服安排。当时县长一见有球自楼上下来，不亦乐乎，问那上边怎么回事？执意上楼视察。随员里有好事者，一看活动室里乒乓球飞来飞去，即请示县长要不要打一场？校长一听，知道这位领导会几下，连忙摆手，让桌边人暂停，请县长亲自下场。恰逢该县长高兴，真就接过一只拍子挥了几下，一屋子的人脸色顿时有变：原来不是会几下，是厉害得很，球路刁钻，扣杀凶猛，板板凛冽，对手根本就挡不住。

那时有老师提起刘克服。说应县长这种球肯定是打遍全县无敌手。咱们学校里，恐怕只有小刘老师可以抵挡几板。

县长有感觉了，问：“那个人还行？”

大家说全校老师没有谁打得过他。

县长说：“叫他来。”

于是刘克服被传唤到场，没待喘气即披挂上阵。那县长拿眼晴审了他几眼，点点头问：“小伙子会几下？”

刘克服那时比较谦虚，他说自己打着玩的，不怎么样。

然后开动。刘克服一握拍子，县长就摇头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左手啊。”

他的意思是左撇子。老师们都知道刘克服是左撇子，人家县长不认识刘克服，他不清楚。刘克服凭什么能在学校称高手？左撇子是一大理由。一般人跟左撇子打乒乓球挺别扭，总觉得对方

反着来，不好适应。左撇子不一样，他们总跟右撇子打，知道怎么对付，格外占便宜。所以刘克服才有幸被隆重推荐给县长，当众抵挡他几下。那时候可没谁知道这几下挺要紧的。

两人开战。应县长果然高手，各位老师怕左撇子，他不怕，头几板就压着刘克服打，左右开弓，噼哩啪啦又抽又扣，打得刘克服左奔右窜，应接不暇。忽然县长大人把飞过来的小球用手接住，紧握在掌心，不打了。他指着对面刘克服说：“你搞啥？怎么看怎么别扭。”

场上人人吃惊，不明白县长说的什么。刘克服也一样，茫然失措。

“把胳膊抬起来。”县长下令。

刘克服抬起胳膊，把乒乓球拍高高举过头顶。县长摇头，说不对，不是这个，举那个，右胳膊。

刘克服把那胳膊抬到齐肩高。

“再抬。”

不行了，只能到那里，再也抬不上去。

无需本校师生告发，人家县长自己看出破绽了。刘克服左撇子只是表面现象，他的毛病却在右胳膊上，那条胳膊最高不能抬过肩膀，是所谓“瘸手”。左撇子从来不奇怪，世间多有，不说美国某位总统拿左手敬礼，大家身边街坊邻居小舅子从小写的汉字螃蟹似的满纸爬，那都一样，左撇子，人家左手有气力。刘克服这个左撇子与众不同之处不在左手，却在其右。所谓“瘸手”是本地土话，用法与“瘸腿”相通，指的是四肢部位的毛病。瘸腿是下肢残疾，瘸手则特指上肢。

县长问他：“那怎么回事？”

刘克服说没什么。

“不对劲吗？”

刘克服笑笑，还说没什么。

谁说没什么？一个人吃饭时用左手还是右手拿筷子，那多半是天生的，刘克服是个例外。他的右胳膊不利索，只能借助其他，这才成了左撇子。刘克服的瘸手隐蔽性很强，平时不易为人察觉，例如走路时胳膊腿配合协调，迈左腿时甩右胳膊，通常不会同手同脚如狗熊般笨拙。但是一旦进入运动状态，例如猛烈击球，其马“手”便暴露无疑。人在剧烈运动时相关肢体会本能地配合动作，以保持身体平衡，到了大家都要高抬右胳膊时，刘克服的瘸手抬不到位，就会变得很古怪，让旁人看了别扭。刘克服打乒乓球能在本校称雄，除了左撇子优势，右胳膊的不规则动作可能也略有作用，起码扰乱了对手的视线和心理。

这回他碰上高手了，人家一眼看穿其中的不对劲，喝令刘克服举起手来。这一举就让刘克服丧失了神秘感。但是应县长有所不知，刘克服的右胳膊是不好碰的。县长问他怎么回事时他说没什么，还笑了笑，那笑容其实很不好看。

这以后的球局就打得有些凶险了。刘克服不再专事抵挡，转而主动进攻。左撇子球路怪，加上右胳膊迷人，刘克服在球桌边跳来跳去，一拍一拍猛攻，专打县长的反手，火力强大，其状像是恨不得把对手一板打掉。场上旁观者都注意到刘克服的发狠，对手当然更其明了，这位姓应的县长是个高手，还是个老手，他因势利导，不像起初那么打了，他放，允许刘克服冲上来又扑又咬，自己左一拍右一拍逗，抓住机会才一板拍死，其过程有如猫逗老鼠。场上形势对比很快就明朗化了，刘克服不是县长的对手，人家是猫，他是老鼠，左撇子老鼠还是老鼠，毕竟成不了猫。问题是这老鼠不甘为鼠，身处劣势他还想赢，咬住不放，表现得超

常顽强。人家扣他，他奋力反扣，人家吊他，他狂奔施救，发球一个一变，接球竭力要形成威胁，如此小鼠让大猫玩起来也有些吃力，于是这一场球就有了其他猫鼠游戏所无法具备的看点。

但是弄到后来县长有些不高兴了，因为刘克服面无表情，攻势尤猛，好像跟领导有些过不去似的。一局终了，最后一拍拍死刘克服，把拍子放在桌上，县长板着脸问了一句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刘克服没回答，校长抢着说：“叫刘克服。”

“克什么？”

“克服困难的克服。”

县长说名字有点怪。

球赛结束，县长对本校的视察也宣告全部完成。一行人出了活动室，县长跟大家握手，特别扭头看了看。

“那什么？”他问，“克服困难？”

场上人东张西望，没看到刘克服。

事后了解，人家刘克服当时还在屋里，于球桌边继续克服困难。所有人都送县长去了，活动室里只他一人，没有谁跟他战斗，他独自坐在一张条椅上，袖子捋得老高，一声不吭给自己做按摩，拿左手去捏右胳膊，上上下下。一场球激烈战罢，不是左撇子没劲，却是右胳膊酸痛。

这就是刘克服。手有痼，还不自量。这个人脸上笑笑的，看起来挺厚道，骨子里很犟，不擅长察言观色，揣摸他人脸色。有眼色的人碰到这种场合该怎么办？老老实实陪县长玩。人跟人是  
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很强大，有的人很卑微，强大的人是猫，卑微  
的人很遗憾就是个老鼠。一县之长手握生杀予夺重权，跟你一个  
年轻中学老师天差地别，这得搞清楚。既然人家是猫，你是老鼠，  
你认真扮演好老鼠的角色，那就行了，老想反鼠为猫那怎么成。

一星期后，有两个人来到学校，指名要见刘克服。两位客人一男一女，男子四十来岁，头发却已显白，穿着比较普通，慈眉善目。女子很年轻，二十六七岁模样，衣着齐整，收拾得很光鲜，模样不错，但是神色严苛，眼光挑剔。

那天刘克服无课，校办头头到物理教研室找到人，把他领到校接待室让来宾会见。来宾中的中年男子告诉刘克服，他姓吴，年轻女子姓苏，他们来自县政府办公室，奉县领导之命，找刘克服了解一些情况。

他没说奉的是哪位领导之命。刘克服很清楚，这个县的头头脑脑他一个都不认识，只跟一位姓应的县长打过一场球。

“是打球的事吗？”他问。

女子接上话，说知道刘克服会打乒乓球。今天他们不是来跟刘克服谈打球，他们需要了解刘克服个人的一些情况。希望刘克服能实事求是，如实说明。

他们打听刘克服的来历。他们知道刘克服不是本县人，他们想知道他以往什么情况，怎么到的本县，刘克服说他家在市区，读完中学考上省城师院，毕业后到本县任教，已经三年多。

“毕业时怎么不回市区？”年轻女子问。

刘克服说做梦都想。但是回不了，市区学校想进的人多，没有关系不成。

年轻女子请刘克服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。她说，他们看过刘克服的档案，有些情况在档案里看得不太清楚，所以直接问他。刘克服说他的家庭确实比较不同，不说旁人通过档案看不清楚，自己解释起来也都费劲。刚才他说自己是市区人，其实也不全是。他祖上是“船民”，世代生活于船上，流动性很大，靠江河走船运货为生，一家老小全部家当都在水中，岸上没有立锥之地。到父

亲一辈，因为河道淤积，河运衰弱，政府安排船民上岸定居，另谋生计，他这样一个出生在河上的小船民才得以离船，长成于市区江边的船民棚户区。他父亲除行船别无所长，上岸后以踩人力三轮为生，母亲挑小货担做小买卖。这母亲是他的继母，他生母早死了。继母跟父亲结婚时还带来两个孩子。他没跟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，生母死后就寄养在外婆家，姓的是母亲的姓。他外婆在他上大学后去世。所以他的家庭成员比别人多，姓氏也杂，兄弟姐妹有的有血缘关系，有的没有，加起来要写一张纸，实际上他差不多只是孤身一人。

年轻女子点头，说原来是这样，挺复杂。

刘克服说这个他自己清楚，很复杂，像他这样的不多。

年轻女子很厉害，一听出刘克服语气不快，即追问：“你不喜欢提起这些？”

刘克服说不喜欢又怎么样？总有人问他这些事，早就习以为常。

“听说你有点脾气，打球不认人？”

刘克服说球场讲究公平竞赛，不讲究谁大谁小。通常他的脾气很好，不惹人。

“我们惹你了吗？”

刘克服说没有。

年轻女子说刘克服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县政府办不会无缘无故找他。他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来的，他们有责任把情况了解清楚，并无恶意。

刘克服不吭声了。年轻女子转口问乒乓球，了解刘克服是在哪里学的打球，不会是在河里摇来摇去的小船上吧？

刘克服说：“读小学时喜欢打球。曾经到市里的少体校训练过

几天，后来走人回家，教练不要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刘克服把右胳膊抬了抬，不多说。

女子点头：“胳膊不好，知道。什么原因呢？小时候受过伤？”

刘克服摇头，只说不是。

“那么是什么？”

刘克服说外婆告诉他，他这手是让鬼给弄瘸了。

她板着脸看刘克服，好一会儿，还是不放过，继续追问。

“胳膊不好对工作生活有影响吗？”她问。

刘克服说有一点，但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

“要不要给两位表演一下？”他问。

年轻女子没吭气。刘克服抬胳膊，做举起状。她摆手制止。

“不要。”她说。

刘克服发笑，说没关系的，他这瘸手经常会引人注意，从小到大，不时要展示一下。已经习惯了。

年轻女子说：“你的情况我们听说一些了。”

“感觉挺有趣是吗？”刘克服问。

女子盯着刘克服看，摇了摇头。

刘克服说：“谢谢。”

都没往深里再说。年轻女子又问其他事情。她说，他们知道刘克服是物理教员，乒乓球打得很好，还能写会画，是吗？刘克服说中学读书时他喜欢文科，高考前听老师劝告，改报理科，因为理科招生的名额多一些。现在他教物理，业余时间写写画画，也没干什么大事，编编校报，画画刊头而已。

“听说你能画漫画，画一个看看吧。”女子说。

她翻过自己的笔记本，把手中的圆珠笔递过来，要刘克服当

场作画，就画在她笔记本的背面。刘克服没推辞，接过那支笔，刷刷刷几下，在那笔记本上勾勒了一个女子的头像，长脸，短发，弯眉，直鼻，尖下巴，线条简单却传神，与桌子对面的年轻女子有几分像。画中人的表情有些僵硬，眼睛里两个眼珠定定的，眼神专注，嘴唇紧抿，嘴角下弯，略带丑化。

那女子看了画，闭着嘴一声不吭，就跟画中那女子一样。她身边的中年人侧过头也看了看，即摇头，说这画得不像。

刘克服说当然，这是左手画的。

“刘老师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”中年人指着年轻女子问刘克服。

刘克服说他不知道。

那女子摆摆手，没让中年人多说。

一个星期后，校长通知刘克服到县政府办公室报到。那边来征求意见，向学校提出借用刘克服，下周一前到位。

“借用？”刘克服大吃一惊，“干什么！”

“反正不是上物理课。”校长说。

县里有要求，校长当然得同意，毕竟学校求上边的事多。最近学校请求县里帮助搞一个抽水机站，以防雨季校园低洼积水，县长很支持。所以刘克服还是去吧。把课务班务赶紧移交清楚，不要误了事。

当天下午，政府办打电话直接找到了刘克服。打电话的是老吴，吴志义，就是上次来校找刘克服谈话的中年人。他告诉刘克服，县里拟于国庆节举办系列节庆活动，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本县建设成就展览，他们让刘克服来参与筹办这个展览。现在离国庆节还有几个月，筹展准备半个月前就已开始，当时已经抽了一批人，刘克服属临时增加人员。

“机会难得。”老吴特别提醒，“不是都能碰到的。”



刘克服说不就是去办个展览吗？

老吴说领导有意从抽借人员中物色几个好的留下来。刘克服现在是中学青年教师，通常情况下他会在讲台上教一辈子物理，终老此生。现在他有了另外的机会，搞得好就可能成为另外一种人。人跟人是不同的。

刘克服说明白，谢谢了。

老吴交代刘克服记得带上他的乒乓球拍。

“这件事要感谢应县长，还有苏副主任。”他说。

苏副主任是谁呢？就是跟刘克服谈过话的年轻女子，刘克服曾即席为她作过画。那一次见面差不多就是一场面试，彼此没太愉快，因而印象尤深。事后刘克服曾特地找人打听，这才知道他谈话的两个人里，姓吴的中年男子归姓苏的年轻女子管辖。老吴是人秘科长，年轻女子叫苏心慧，当过县团委副书记，眼下是县政府办副主任。

这女子比刘克服大两岁，单身，未婚。

## 2

那时候朋友们很为刘克服担心，怕他到头来连个老婆都找不到，他在湖洼地时很不起眼。湖洼地是人们对县城南边靠近江流那块低地的俗称，刘克服所在的县第二中学建于湖洼地，他在学校里当物理教员，成天给学生讲什么“左手定律”、“右手定律”，一转身学生们就在后边指着他身上的相关部件挤眉弄眼，哧哧偷笑。曾经有几个人出头做好事，热心扶助困难户，给他介绍老婆，无一成功，原因多与其胳膊有涉，让人们为他倍觉担忧。那会儿他的朋友们都比他得意，出门时皮鞋擦得锃亮，屁股后边总跟着